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狀 悍婆娘捏念活經

兄弟同枝夫並穴，赤纒紫荊相結。恩義俱關切，今古不渝如石鐵。

性情頓與人相別，棠棣薰砧皆絕。嚙斬仍腰

弊，咒念弟雙泯滅。

——右調《惜分飛》

龍氏從狄家回去，揚揚得意說道：「你們沒人肯合我去，我怎麼自家也能合他說了話來！」薛如卞兄弟兩個都在各人房內，依舊不曾出來。素姐問說：「你去曾見誰來？說些甚話？」龍氏道：「我一到大門，人就亂往裡傳說：『薛奶奶到了。』你家那老調，一手拉著裙子，連忙跑著接我，說：『薛大娘坐轎來麼？是步行了來的？』流水往裡讓我，就叫人擦桌子，擺果菜，要留我坐。叫我也沒理他。我問：『狄親家呢？你叫他出來，我合他說三句話。』你公躲在裡間，甚麼是敢出頭！只說：『天黑了，不敢見罷。有甚麼話，請憑吩咐。』又叫老調，『快替你薛大娘行禮留坐。』我說：『小女作下甚事，要寫書休他？我敬來問其詳細。』你公公說：『親家聽何人所言，這個豈有此理！親家是甚等之人，我敢與這等的欺心？令小女他是想家之心，回家走走，不待住，就請回來。』我說：『既沒敢有這事，我且去罷。』你公公又叫調羹死氣白賴拉著，甚麼是肯放！只說：『薛大娘上門怪人？略飲三杯，足見敬意。』叫我也沒理他來了。」素姐說：「好漢子就休！怎麼又不敢休了！我明日就去，我看他怎麼樣著！」

薛如卞娘子悄悄的將薛三省媳婦叫到屋裡問道：「他說的都是真個麼？」薛三省媳婦道：「你聽他哩！有點影兒麼？到了裡頭，狄大爺在裡間沒出來。劉姐到門外頭還不認的，見了我才知道是他。他說：『俺閨女犯的甚麼該休的罪，親家說的我知道，我就領了休書去。』狄大爺說：『你待叫我說你閨女該休的罪過？說不盡，說不盡！從如今說到天明，從天明又說到黑，也說不了的！從今日休了，也是遲了的！只是看去世的兩位親家分上，叫人礙手。剛才也只是氣上來，說說罷了。』龍姐說：『見放著我，又看去世的情分呢！』狄大爺說：『黑了，你家去罷。你當不的人呀！』雌搭了一頓，不瞅不睬的來了。那頭劉姐連拜也沒拜，送也沒送。叫我說：『你不去，我待去哩！』他才跟著我來了哩。」連氏道：「該，該！直等的叫人這們輕慢才罷了！」那時天已二鼓，各人都收拾安歇。

次早，那侯張兩個道婆打聽得素姐見在娘家，老鼠般一溜溜到龍氏房裡。龍氏尚梳洗未完；素姐尚睡覺未起，在牀噯噯噯的捱。侯張兩個道：「你覺好了？身上沒大怎麼疼呀？可是你這嬌生慣養的，吃這砍頭的們這們一場虧！咱商量這事怎麼處，沒的咱就罷了？」素姐道：「可怎麼樣著處他呢？」侯張兩個說：「象咱這們勢力人家還沒法兒處，叫以下的人就不街上走了！這頭放著兩位響丁當的秀才兄弟，那頭放著狄相公這們一位貢生，錐上兩張呈子，治不出他帶把兒的心來哩！如今咱這縣裡大爺吃虧不肯打光棍，叫相公們往府裡呈他去。如今周小外郎合秦省祭、遼快手、磨皮匠都往府裡遞呈子合狀去了，咱吃這們一場虧，鼻子星兒不出點氣，也見不的人，往後沒的還好出去麼！」

素姐說：「這頭俺兩個兄弟都已死了，這是不消想的；那頭看我那好出氣的漢子哩，遞呈子呈人！」侯張兩個道：「這頭二位相公，你說他都死了是怎說？」龍氏接口道：「一個姐姐叫人彩打得這們等的，回到家來，兩個兄弟沒出來探探頭兒，問聲是怎麼。背地後裡已是恨說辱沒了他，這不合死了的一般？一個女婿，媳婦兒往遠處廟裡燒香，你要是個吃人奶的，你不該跟他跟兒？昨日要是有人跟著，那光棍們敢麼？不肯跟了媳婦兒去，可在墳上替他老子陪客哩。那親家那老不省事，單這一日好請客麼！你既知道兒媳婦待去上廟，你改日請遲了甚麼！我聽見人說，昨日他姘子在墳裡棚裡，還扯那臭扶淡，說閨女不該出去上廟，該在家裡替他公公幫忙哩。」

侯張兩個道：「這可是不省事的話！誰家公公請客教兒媳婦幫忙來！」老侯說：「俺那咎過的日子，你不曉的，張嫂子是知道的。再有俺公公好客麼？沒有一日不兩三伙留吃酒的，都是俺婆婆管，忙的那白沫子汗，我坐在屋裡，頭也不伸一伸兒。」老張說：「我那咎也是如此。待往那去，裝扮上就去，憑他塌下天來我也不管他，逕走。他不說還好，他要邦邦兩句閒話，我爽利兩三宿不回家來！」素姐問道：「你兩三宿的不回家，可在那裡？」老張道：「咱是漢子？怕沒處去麼？脫不了咱是女人；那咎我又年小，又不大十分醜，那裡著不的我？尋好幾日家還找不著我的影哩。」

素姐說：「您都是前生修的，良公善婆，漢子好性兒，娘家又有人做主，那象我不氣長？我要似兩三日不來家，不消公公漢子說話，還不夠兩個兄弟嚼舌的哩。第三的兄弟，他到望著我親，偏偏的是個白丁，行動在他兩個哥手裡討缺，可又是『燕公老兒下西洋』！」侯張兩個道：「你再算計，依著我不該饒他。你要不治他個淹心，以後就再不消出去；你要出去，除非披上領甲。」龍氏道：「披上領甲是待怎麼？」素姐說：「俺傻娘！娘不披上甲，怕人指破了脊梁呀！」侯張兩個說完，要待辭回去；龍氏殺狠的留著，趕的雜麵湯，定的小菜，炒的豆腐，煎的涼粉，吃完才去。

龍氏送的侯張兩個出門，揚聲說道：「呃！二位薛相公躲在屋裡瞅蛋哩麼？別說是個一奶同胞的姐姐，就是同院子住的人叫人辱沒了這們一頓，您也探出頭來問聲兒。您就一個人守著個老婆，門也不出一步，連老婆也不叫出出頭兒？您大嫂罷麼，是舉人家的小姐。小巧姐，你也是小姐麼？你就不為大姑兒，可也是你嫂子呀。」巧姐在屋裡應道：「我替俺哥哥那胳膊還疼不過來，且有功夫為嫂子哩！」

龍氏道：「你兄弟兩個別要使鐵箍子箍著頭，誰保的住自家就沒點事兒。」薛如卞在屋裡應道：「別的事只怕保不住，要是叫人在當街剝脫了精光彩打，這可以保的沒有這事。」龍氏道：「有這事也罷，沒這事也罷，你弟兄兩個請出來，我有話合你們商議。」

薛如卞方出到天井，薛如兼見他哥已出來，也便跨出門檻。龍氏道：「是你姐姐也較乾的差了點兒，您就這們看的下去呀？昨日那吃了虧的女人們，有漢子的是漢子，沒漢子的是娘家人們，都往府裡告狀去了。放著您這們兩位大相公家，就沒本事替姐姐出出氣呀？」薛如卞道：「這怎麼出的氣呀？年小的女人不守閨門，每日家上廟燒香，如今守道行文，禁的好不利害哩，說凡係女人上廟，本夫合娘家都一體連坐。且又跟著娼婦同走，叫人看著，還有甚麼青紅皂白，可不打打誰？」龍氏道：「罷，小孩兒家枉口拔舌，吃齋念佛的道友們，說是娼婦哩！你見誰是娼婦呀？」薛如卞道：「誰是娼婦？周龍鼻的老婆，唐皮的嫂子，還待教他怎麼娼呀？要沒有這兩人在內，那光棍們也還不敢動手。俺如今藏著，還怕人提名抖搜姓的，還敢出去照著人哩！」

素姐在房中睡著，句句聽得真切，高聲說道：「我剛才沒說麼？我沒有兄弟！我的兄弟害汗病、長瘤子、血山崩、天疱瘡，都死絕了！你又沒要緊叫出他兩個來，叫他撒騷放屁數落著揭挑這們一頓！可說你家裡沒有生我的人，我可說永世千年的不上你那門！你那裡做著朝官宰相，我羞了你紗帽展翅兒！我不希罕您遞呈，夾著臭腓快走！」薛如卞高聲答應：「是！」還回房中去訖。

龍氏叫天叫地的怪哭，素姐吆喝道：「待怎麼呀？沒要緊的嚙喪！等他兩個砍頭的死了可再哭，遲了甚麼！」一谷碌跳起牀來，叫玉蘭舀水洗臉，梳完頭，也沒吃飯，領著小玉蘭回家。巧姐的隨房小銅雀進去說道：「俺大姘子家去了。」薛如兼道：「家去罷呀怎麼！俺弟兄們且利亮利亮。」巧姐道：「你好公道心腸！你弟兄們利亮，這一去，俺哥可一定的受罪哩！受了你弟兄兩個的一肚子氣，必定都出到俺哥身上。」

卻說素姐進到房中，狄希陳撓著個頭，腫的只胳膊大粗的，倒在牀上哼哼。素姐說：「這不是甚麼傷筋動骨的大病，別要妝那忘八腔兒！你就是賴著我，也是枉費了你的狗心！沒有叫我替你償命的理！你與我好好兒的梳了頭，替我往府裡遞呈子去。你要不把那伙子強人殺的呈的叫他每人打一百板，夾十夾棍，頂一千槓子，你就不消回來見我，你就纏纏道道的去了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你氣我胳膊可憐見的，怎麼抬的起來？我得往前頭走走，只頭暈噁心，動的一步兒麼！」素姐說：「你頭暈噁心是攪噁的多了，沒的

乾胳膊事麼？你是好人，聽我說，你要替我出了氣來，咱可好生過日子，你也不是我的漢子，你就是我的親哥兒弟兄。我給你些銀子拿著，你就尋著那趙杏川，叫他替你治治瘡。」

狄希陳道：「我這胳膊疼得發昏致命的，怎麼去的？你叫薛大哥遞不的麼？」素姐罵道：「賊忘八羔子！他要肯遞，我希罕你麼！」狄希陳道：「他怎麼就不肯遞？等我合他說去。」素姐道：「你只敢去合他說！你肯遞就遞，你如必欲不去，我自己往府裡告狀。咱可講開：我要告了狀回來，你可再休想見我，咱可成了世人罷。」狄希陳道：「你管他怎麼呀？你只管俺三個人有一個替你遞呈子報仇罷呀怎麼？」素姐道：「我只待叫你出去遞呈子，不希罕小春哥！他已是死了，我沒有價兄弟了！」

恰好相於廷來看望，狄希陳讓他到臥房坐的。素姐也在跟前。相於廷看問了狄希陳，又問素姐道：「瘦子，人說你打得動不得了，你還不還好好的麼？又說把頭髮合四鬢都■盡了，這頂上不還有頭髮麼？人又說把小衣裳子合裏腳鞋都剝的沒了，你還不還穿著好好的衣裳哩？」素姐罵道：「罷麼，小砍頭的！這們枉口拔舌！我怎麼來，就叫人這們等的！」

狄希陳道：「相賢弟，你把家裡那大馬鞍子借我騎到府裡。」相於廷問說：「你待往府裡做甚麼？你這胳膊這們疼，怎麼騎的頭口？又扯不得轡頭，又拿不的鞭子。」狄希陳道：「我說去不的，你瘦子只叫我去遞呈子，呈著那些光棍們。」相於廷道：「好哥哥呀！你虧了合我說聲！你要去告個折腰狀怕醜丟不盡麼？還不『打了牙往肚子咽』哩！守道行了文書，叫凡有婦女上廟燒香的，受了凌辱，除不准理，還要把本夫合娘家的一體問罪！女人當官貨賣，男人問革前程。你躲著還不得一半，尚要撞他網裡去？」素姐說：「沒的家放屁！誰養了漢來？當官貨賣！問革前程！說起來，他家老婆就不上廟？要是遞呈子，敢仔別說是上廟，只說是往娘家去。」相於廷道：「就只你有嘴，別人沒嘴麼？狄大哥，你聽不聽在你，你緊仔胳膊疼哩，你這監生前程遞不的風，蔽不得雨，別要再惹的官打頓板子，胳膊合腿一齊疼，你才難受哩！」素姐罵道：「小砍頭的！沒的家臭聲！他緊仔怕見去哩，你又唬唬他！」相於廷道：「這倒是大實話，不是唬唬哩。」

相於廷去後，狄希陳都抹抹的怕見走。素姐催了他幾遍，見他不肯動彈，發起惡來罵道：「死囚忘八羔子！我只當是你死了！你與我快走！你就永世千年別要進我的門檻兒！你要只進一進來，跌折雙腿，叫強人割一萬塊子，弔在湖裡泡的胖脹了，餓了魚鱉蝦蟹，生布心疔，瘟病一輩子！我自家往府裡，你睜著扶眼看我有本事告狀不！我告回狀來，我叫十二個和尚，十二個道士，對著替你合小春子小冬子念倒頭經，超度你三個的亡靈！賊沒仁義的忘八羔子！」一邊收拾了行李，拿著盤纏。

龍氏在家尋死撒潑，強著薛三槐兩口子跟著他同到了濟南府門口，尋了個客店住下。次早，尋著了個寫狀的趙先兒商量寫狀。素姐合他說是三月初三日回娘家去，行在通仙橋上，被不知名一伙惡棍打搶首飾，剝脫衣裳，把丈夫的胳膊打傷，命在垂危。趙先依他口氣，替他寫了格眼狀詞。寫道：

告狀人狄門薛氏，年二十又零著四，為光棍打搶大事：三月三，因回家去。通仙橋，光棍無數。走上前，將奴圍住。搶簪環，弔了■髻。奪衣裳，剝去裙褲。赤著腳，不能行步。辱良家，成何法度？乞正法，多差應捕。本府老爺詳狀施行。

素姐跟了投文牌，手裡執著狀遞將上去。太守將狀看了一遍，又把素姐仔細觀看，問道：「這狀是誰與你寫的？」素姐道：「是這衙門前一個趙先兒寫的。」太守拔了一枝簽，叫人拿趙先來見，問道：「這薛氏的狀是你寫的麼？」趙先道：「是小人寫的。」太守一面拔下四枝簽，叫打二十；一面說道：「這等可惡！狀自有一定的體式，你割裂了，這般胡說，戲弄本府！」趙先稟道：「小人是個武秀才，因無營運，要得寫狀度日；又想若與別人的狀詞寫成一樣，不見出眾，所在另成一體。又想中式的時文，也有一定的體式，如今割裂變幻，一科不同一科，偏中得主司的尊意；所以小人把這狀詞的格式也變他一變。那知道老爺不好新奇，只愛那古板。望老爺姑饒一次，以後照舊寫作便是。」

太守說：「既是個武生，姑且饒打，革退代書，不許再與人家寫狀！一一趕了出去！」隨將素姐叫將上去，問道：「你丈夫是甚麼人？」素姐說：「是個監生。」太守道：「你丈夫因何不告，叫你這少婦出官？」素姐說：「丈夫被光棍咬傷了胳膊，出來告不的狀。」太守又問：「你娘家甚麼人？」素姐說：「有三個兄弟。」太守問：「都做甚麼事？」素姐說：「兩個秀才，一個白丁。」太守道：「怎麼你三個兄弟又都不出來替你告？」素姐道：「那兩個秀才兄弟可惡多著哩！他還說我玷辱他。我被光棍辱了，他還暢快哩！」

太守道：「你那日出來做甚，被光棍打得著？」素姐說：「我回娘家去來。」太守道：「我記得那通仙橋在玉皇廟前，那三月初三是玉皇廟的大會。人眾擁擠的時候，你這少婦為甚不由別路？你倒是上廟燒香，這還是行好，其情可恕；你若是真回娘家去，這就可惡了！」素姐隨說：「我實是上廟燒香，被光棍打了，不是回娘家去。」太守道：「你雖是上廟燒香，你又可惡！你是少婦，該結了伙伴才去，你的人眾，光棍自然不敢打你。你為甚麼自己一個便去？」素姐說：「同去的人多多著哩，侯師傅、張師傅、周瘦子、秦瘦子、唐瘦子，一大些人哩。」

太守道：「那些光棍，為何不打眾人，偏只打你？」素姐道：「都被打來。那一個沒打？我說的這幾個，打的更利害些。」太守道：「那侯師傅與張師傅是兩個和尚，是道士呢？」素姐道：「是兩位吃齋念佛的女人。」太守道：「你這小小年紀，不守閨門，跟了人串寺尋僧，本等該奉守道的通行，撈你一撈，敲一百敲，再拿出你丈夫來問罪才是。姑念你丈夫是個監生，兩個兄弟是秀才，饒你撈，快回家去。以後再要出門，犯到我手裡，重處不饒！我還要行文到繡江縣去處那兩個為首的妖婦，拿那廟裡的住持。」兩邊的皂隸一頓喝掇了出去。雌了一頭灰，同了薛三槐夫婦敗興而反，也沒面目回到狄家，一直狂奔龍氏房內，沒好拉氣，喝神斷鬼。一家除了龍氏助紂為虐，別人也都不去理他。

過得兩日，果然濟南府行下一張牌來，嚴禁婦女入廟燒香，以正風俗，以杜弊端事：照得男女有別，內外宜防。所有佛刹神祠，乃僧道修禱之所；緇髡黃冠，舉世比之淫魔色鬼。見有婦人，不啻如蠅集血，若蟻聚羶。所以貞姬良婦，匿跡惟恐不深，韜影尚虞不遠。近有無恥婦人，不守閨門，呼朋引類，投師受戒，出入空門，致有狄監生妻薛氏在玉皇廟通仙橋上被群棍劫奪簪珥，褫剝去衣。此本婦自供如此，其中受辱隱情，尚有不忍言者。除行繡江縣務擒凶棍以正罪名，再拿侯氏張氏倡邪惑眾之婦外，合行再申嚴禁。自示之後，凡係良人妻妾，務須洗滌肺腸，恪遵閨教。再有仍前出外浪游，致生事變，本廟住持，與夫母兩族家長連本婦遵照守道通行一體究罪施行，決無姑息。自悔噬臍。須至示者。

這告示貼在本鎮鬧集之所與各廟寺之門，都將薛氏金榜名標。不特狄薛兩家甚無顏面，就是素姐也自覺沒有興頭，只恨丈夫兄弟不肯與他出頭泄憤，恨得誓不俱生。住了幾日，要回家去，出到門前布舖裡面，取出二兩銀子遞與薛三省，問他要三匹斬嚙孝布，三匹期服順昌。薛三省驚訝問道：「這不吉之物，姐姐，你要他何用？」素姐道：「你只與我便是，你管他則甚？我要糊裱圍屏。」

薛三省只得照數與了他去。他叫玉蘭拿了，回到自己房內。狄希陳還在牀上哼哼唧唧的叫喚。素姐說道：「我與你講過的言語，說過的咒誓，我是死了漢子的寡婦，我這不買了孝布與你持服哩！你快快出去！你要稍一挨遲，我一頓桃棍，只當是打你的鬼魂！」

狄希陳還挨著不動，素姐跑到跟前，揪著頭髮，往牀底下一拉，把個狄希陳拉的四舖子著他，哼的一聲，象倒了堵牆的一般；又待拾起個小板凳來砍打。狄希陳才往外一溜煙走了。素姐還往外趕，門檻子絆了一交，也跌了個臭死，把半邊身子通跌的動彈不得。

狄希陳慌的撓著頭，自家往榮太醫家取了兩帖順氣和血湯來，自己煎了，走進房，自己先嘗了一口，遞到素姐手中，說：「你這身上不自在，我就象沒有主兒的一般。我取了這藥，是我親手煎的，你勉強著吃幾口兒。」素姐從牀上爬起來坐著，把藥接在手

內，照著狄希陳的臉帶碗帶藥猛力摔將過去，淋了一臉藥水，著磁瓦子把臉砍了好幾道口子流血，帶罵連打，把狄希陳趕的「兔子就似他兒」。

素姐將息的身子漸好起來，將兩樣孝布裁了兩件孝袍，兩條孝裙。玉蘭縫直縫，素姐殺袍袖，打裙褶，一時將兩套孝衣做起。又與了玉蘭幾十文錢，叫薛三槐秤一斤麻打了一根粗繩，一根細繩，把那孝衣孝裙都套著穿在身上，袖了幾兩銀子，走到蓮華庵尋著白姑子。白姑子問說：「貴人少會呀！持是那個的服？」素姐說：「俺漢子合兩個兄弟都死了，你也不看我去。我自己來，你還推知不道，特故問我哩。」白姑子一連望了幾聲，說道：「我實是不知。我但知點信兒，我難道折了腿不成，就不去弔孝麼？怎麼來這們年小的三位相公，可的都一齊沒了！甚麼病來？」素姐說：「都是汗病後，又心上長出疔瘡，連住子都死了！」

白姑子合冰輪倒也不甚疼那薛家的兄弟，想起狄希陳那建醮乾過的勾當，甚是換惶，倒放聲哭了一陣。因素姐沒點眼淚，兩個姑子才沒了興頭。素姐取出銀子遞到白姑子手內，說：「這是六兩白銀。你與我請十二位女僧，超度丈夫狄希陳，兄弟薛如卞、薛如兼，合在一處薦拔。這是我的個體已道場，所以不好請你家去，就於明日在這庵裡建起。揚幡掛榜，上邊要寫的明白。」白姑子只道是當真，連夜請尼姑寫繒紮，辦齋供，腳不停地的，師徒兩個足足的忙了一夜。素姐也沒往家去，就在庵裡宿了。

次早，十二位尼姑都一齊到了蓮華庵裡，寫榜的寫榜，鋪壇的鋪壇，唸經的唸經，吹打的吹打，揚出榜去，上面明明白白真真正正寫著：

狄門薛氏薦拔亡夫狄希陳，亡弟薛如卞薛如兼，俱因汗病疔瘡，相繼身死，早叫超生。

薛素姐身穿重孝，手執魂幡，不止佛前參拜，且跟著姑子街上行香。恰好薛家兄弟兩個合相於廷，還有位會友，望客回來，劈頭撞見素姐這般行徑，薛家兄弟合相於廷因有眾會友在內，佯為不識。眾會友幸還不認得是他，大家混過去了。眾會友別去，止剩了薛相三人，大家驚訝，不知所以，都說：「魂幡上的字樣不曾看得分明，卻不知超度何人？」再三都揣摩不著。薛如卞道：「趁他在外行香，我們走到蓮華庵去，便知端的。」

將近庵門，高高懸著兩首幡幢，一張文榜，上面標著三位尊名。薛如卞兄弟倒也不甚著惱，只是歎異了聲。轉身回來，卻好遇著素姐行香已畢。白姑子在前面領醮，看見薛家兄弟立在街旁，唬得毛骨悚然，魂不附體。回入庵中，眾人齊說：「剛才薛家二位相公合相齋長俱在街上，這是甚麼原故！」素姐道：「我怎並不看見？這一定因我薦度，你們建醮虔誠，他兩個的魂靈回來受享。」白姑子合眾人都道：「果是如此，這等顯靈！」大家倍自用心，不敢怠慢。晚上醮事已完，素姐陪了眾姑子葷酒謝獎，完畢方回。後來白姑子知道是素姐故意咒罵，自己到薛家對了他兄弟二人指天畫地，說是實不知情，薛如卞也絕不與他計較。

從古至今，悍妻惡婦凌逼漢子，敗壞娘家的門風，從未有這般希奇古怪之事。只怕後來更要愈出愈奇，且看下回怎說。